

战

火



Kamila Shamsie

HOME FIRE

[英] 卡米拉·夏姆斯 著

朱双南 译

家

园

战

火

Kamila Shamsie

HOME FIRE

[英] 卡米拉·夏姆斯 著

朱双南 译

家

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火家园 / (英) 卡米拉·夏姆斯著; 朱双南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5

书名原文: Home Fire

ISBN 978-7-5086-9633-1

I. ①战… II. ①卡… ②朱…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22834 号

HOME FIRE

Copyright © 2017 Kamila Shamsi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 M. Heath & Co.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战火家园

著者: [英] 卡米拉·夏姆斯

译者: 朱双南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0.5 字数: 166千字

版次: 2019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9-1940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 ISBN 978-7-5086-9633-1

定价: 5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致吉莉恩·斯洛沃

我们所爱的人……是这个国家的敌人。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

(谢默斯·希尼 译)

伊丝玛

Isma

伊丝玛快要赶不上飞机了，而机票又是不能退的，因为航空公司不会对提前三小时到达机场又被请进审讯室的乘客负任何责任。她料到自己会受审，但没想到还要先经过几个小时的等候，也没想到被搜查行李的感觉是这么羞耻。她事先确认过没带上任何可能招致非议或质疑的东西——没有《古兰经》，没有家人合照，没有任何她学术兴趣领域内的书籍——但即便如此，那个女海关还是把伊丝玛的衣物一件件拎出来，用手指捏了个遍。与其说在搜寻暗袋，倒不如说她在评判面料的质地。最后，她伸向一件进门时伊丝玛折好挂在椅背上的外套的商标，把衣服拎起来，捏着两边的肩部。

“这不是你的。”她说。伊丝玛敢肯定，她的意思不是“因为这衣服的尺码比你大了至少一个号”，而是在说

“你这种人穿不起这么好的衣服”。

“我以前在干洗店工作。上次有个女人带这件衣服来，但我们弄不掉上面的污渍，她就说不要了。”伊丝玛指着口袋上的一块油渍说。

“经理知道你把它拿走了吗？”

“我就是经理。”

“你以前是个干洗店经理，现在却要去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读社会学博士？”

“是的。”

“究竟怎么回事？”

“我大学刚毕业，就和弟弟妹妹一起成了孤儿。他们那时候才十二岁——是对双胞胎。我找到第一份工作就先干起来了。现在他们长大了，我也可以过回自己的人生了。”

“你要过回自己的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

“我是指学术生涯。我以前在 LSE¹ 的导师现在去了阿默斯特的大学执教。她的名字叫希拉·沙。您可以给她打电话。我到了那儿先住她家，等找到自己的住处

1 LSE: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就搬走。”

“在阿默斯特。”

“不，我还不知道。抱歉，您是指她的住处还是我的？她住在北安普敦——那儿离阿默斯特很近。我会看看附近有没有适合的住处。所以我可能会住在阿默斯特，也可能不会。我的手机里有几个房产中介列表，手机在您那儿。”她停了下来。海关的这种手段，她之前在安检处就领教过了——你竹筒倒豆子般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则保持沉默，这样你就会觉得自己交代得还不够多。而你说得越多，听起来就越心虚。

女人把外套丢进一大堆衣物和鞋子里，叫伊丝玛等着。

这些都是好一会儿之前的事了。飞机现在应该已经开始登机了。伊丝玛打量着行李箱。一等那女人出去，她就将行李重新收拾打包了起来，接着又开始担心未经许可这样做会不会有冒犯之意。她是不是该把衣服一股脑地倒出来堆一起？还是说那样会让情况更糟？她站起来，拉开行李箱的拉链，把它敞开，让里面的东西一览无遗。

一个男人走进办公室，手上拿着伊丝玛的护照、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她升起了几分希望，但他却坐下来，

示意她也坐下，然后在两人之间放了支录音笔。

“你把自己当英国人吗？”男人问。

“我就是英国人。”

“但你把自己当英国人吗？”

“我一辈子都生活在这里。”她的意思是，这世界上也没别的国家能让她有归属感了，但话说出口却像是在回避问题。

讯问持续了近两个小时。他想知道她对于诸多事物的看法：什叶派、同性恋者、女王、民主、英国家庭烘焙大赛、入侵伊拉克、以色列、人体炸弹、交友网站。在经历了英国人身份认同上的小失误后，她已经进入了和安妮卡演习过的审讯状态：安妮卡扮演审讯官，伊丝玛回答妹妹的问题时，就把妹妹当成一个政治立场不明朗的客户，而自己既不想因为发表异见而丢掉生意，同时又觉得没必要撒谎。（“人们一说到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仇恨，总是围绕着政治权力的不平衡，譬如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作为一个英国人，我眼中的穆斯林之间没有区别。”“占领别人的领土普遍只会制造更多问题，而非解决问题。”——这种说辞对伊拉克和以色列都适用。“屠杀平民是罪恶的——无论是通过自杀式袭击、空袭还是无人机打击，都一样。”）每个回答和下一个问题之间

都有长长的一段停顿，男人在她的笔记本电脑上点来点去，检查她的浏览历史。他知道了她对一部热门电视剧男演员的婚姻状态感兴趣；知道裹着希贾布¹也拦不住她购买昂贵的美发产品来驯服自己的一头卷发；还知道她搜索过“如何跟美国人寒暄”。

“你其实不用这么唯唯诺诺的。”安妮卡在模拟角色的时候说过。她的这个妹妹还不满十九岁，有一颗法律系学生的大脑，对自己的各项权利如数家珍，却丝毫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多么难以容身。“举个例子，如果他们问你对女王的看法，你就说：‘身为一名亚裔，我不得不敬佩她能穿遍整个调色盘。’你在整个过程中得表现出哪怕一点点的蔑视。”可事实上，伊丝玛的回答是：“我极其敬佩女王陛下对她的身份所承担的责任。”

但是，哪怕在脑中听到妹妹的另一种答案也让人欣慰。“哈！”当这名官员问到一些妹妹预料到却被伊丝玛否决的问题——比如那个“英国家庭烘焙大赛”时，她仿佛听到妹妹发出了一声胜利的欢呼。好吧，如果他们真的不让她上这班飞机——或者连后面的航班也都无望了——她就回家去找安妮卡，伊丝玛心中多少也知道会

1 穆斯林女性穿戴的一种头巾，遮盖头发、耳朵、颈部及上胸，露出面部。

是这个结果。至于安妮卡对自己的归来有多期待，那就很难说了——她一直坚定地表示伊丝玛不该改变去美国的计划。这到底是为了伊丝玛好，还是只想一个人留在家，恐怕连安妮卡自己都说不清。伊丝玛脑中飞快地闪过帕尔维兹的名字，可这个念头刚要浮出水面，就又被另一股力量淹没了。她连想都不愿再想起他。

门终于又打开了，刚才的女海关走进来。也许会由她来讯问家庭问题吧——这是最难回答的，也是伊丝玛和妹妹预演时最担心的问题。

“抱歉，”那女人言不由衷地说，“我们得等美国人睡醒了才能确认你学生签证上的一些细节。都检查完了。给。”她以一种宽宏大量的姿态递给伊丝玛一张长方形的卡片。那是她已经错过的航班登机牌。

伊丝玛站起来，因为脚发麻而有些站立不稳，可她刚才不敢活动双腿，生怕不小心踢到桌子对面的男人。她拖着行李箱出去时，对那个把大拇指印留在自己内衣上的女人说了声“谢谢”，甚至不允许语气中流露出一丝讥讽。

寒冷咬噬着裸露在外的每一寸皮肤，接着一层层钻进了衣服里。伊丝玛张开嘴，仰起头，呼吸着让她嘴唇发麻、连牙齿都作痛的空气。到处都是结成硬壳的积雪，在航站楼的灯光下闪闪发光。希拉·沙博士开了两个小时的车，穿过马萨诸塞州来到波士顿洛根机场接她。她把行李箱交给博士，自己朝着停车场边缘的一个雪堆走去，然后脱掉手套，把指尖按在上面。雪堆起初抵抗着她，接着让步了，她的手指埋进底下柔软的雪层里。她舔掉手掌上的雪，缓解了一些口中的干燥。希斯罗机场客户服务部的女人——一个穆斯林——帮助她在下一班飞机上找了个座位，没有收她钱；她一路上都担心着在波士顿等待自己的审讯，他们一定会扣留她，或者把她送上回伦敦的飞机。但移民局的官员只问了问她要去哪儿读书，又说了些大学篮球队的事——她其实不太懂这些，但还是尽量表现出兴趣——然后就放她过去了。接着，她走出入境大厅，见到了沙博士，她的导师兼救赎者。伊丝玛本科时代后的这些年，沙博士都没什么变化，只是深色的短发间又多了几根银丝。看到她扬起一只手欢迎自己，伊丝玛明白了另一个年代人们的感受：当你踏出甲板，看到自由女神高举的臂膀时，你知道你成功了，你会好起来的。

虽然脱掉手套的手仍有些僵硬，她还是在手机上输入了一条信息：安全抵达。通过了安检——一切顺利。沙博士来了。你那边如何？

她的妹妹回复：挺好的，现在我知道他们放你过去了，纳西姆阿姨可以不用再祷告了，我也不再用团团转了。

真的没事吗？

别再担心我了。去过你自己的生活吧——我真的希望你去。

停车场里停着霸气十足的汽车；下面是宽阔的大街；四处都是闪耀的灯火，它们又被玻璃表面和积雪映衬得更明亮了几倍。在这里可以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地生活，而且——在这 2015 年的元旦——她拥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

伊丝玛在天光中醒来，看见两个人影正从天空向她落下，他们的头顶上都翻滚着鲜亮的色彩。

抵达美国的第二天早上，希拉·沙就带她来看了这间小公寓。为了弥补阴暗潮湿的内置式橱柜造成的缺

憾，房东把天窗作为卖点大加吹捧，还保证她可以看到彗星和月食。可希斯罗机场受审的那段记忆仍刺激着伊丝玛的神经，她只能联想到监视卫星在太空中转动的画面，于是拒绝了这间公寓。但是在一整天的物色之后，情况已经很明确了：她既然不想受室友叨扰，就租不起更好的地方。现在，十周过去了，她已经可以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心知肚明自己能被看见，却相信没人来看。那两个跳伞者拖曳着金色和红色的伞盖，看起来移动得真慢啊。在几乎整个人类历史上，从天而降的不是天使就是上帝，要不就是魔鬼——或者是急坠而下的伊卡洛斯，他的父亲代达罗斯追得太慢，没能抓住这个自负的男孩。栖于人类经验的共性之中，是怎样一种感觉呢——全神贯注地望着天空，等待着神迹降临？她拍下一张降落伞的照片，发给了安妮卡，并附上文字：哪天也试试？接着她下了床，想看看春天是否提早到来了，或者只是风雪暂时的停息。

气温在一夜之间急剧攀升，将积雪融化成一条小溪。她黎明第一次醒来祷告时就听到了，小溪正沿着街道的缓坡奔流而下。她听别人说，暴风雪持续了一个冬天，超出了以往。穿上衣服时，她想象着人们走出家门，几个月以来第一次瞥着斑驳的地面，找出遗失的物

件——单只手套、钥匙、笔和硬币。积雪的重量把曾经熟识的东西全压变了形，于是那只落单的手套被摆在它曾经的伙伴身旁，看起来仅仅像个远亲。那么，接下来你该怎么办呢？把两只手套都扔了，还是牛头不对马嘴地戴上它们，承认这场团聚是个奇迹？

她叠好睡衣裤，把它们压在枕头底下，再铺平羽绒被。环顾这间屋子的简洁线条——一张单人床，书桌和椅子，一个衣柜——就如大多数早晨一样，她感到一阵深深的惬意，她喜欢把日常生活简化到只剩下必需品：书本、散步、思考和工作的空间。

这天早上，当她推开重重的房门，从这栋两层楼的石板小屋里走出来时，第一次感到空气中没有了那种刀割般的感觉。积雪融化后的大街和人行道宽敞了不少，她走在路上不用再担心踩到冰滑倒。这种感觉简直——那个词叫什么？无拘无束！走过殖民时期的双层楼房，走过一辆辆贴着政治信仰车贴的汽车，走过复古服装店，走过古董店和瑜伽馆。她来到大街上，市政大厅和它那镶嵌着箭状凹缝、令人费解的诺曼式塔楼，给整个景色平添了一种狂欢的气氛。

她走进最爱的那家咖啡馆，手里端着一杯咖啡走下楼梯，来到陈列着一排排书籍的地下室——这儿就像个